

大金帑伐錄(二)
汝南遺事



大金弔伐錄

(二)

撰人 不詳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大金弔伐錄及其他一種

二 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大金弔伐錄卷四

冊大楚皇帝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實迺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輅而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淪盟以怨報德稱端搆亂反義爲仇譎詐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張紀綱弛紊況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尙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旄一舉都邑立摧且眷命攸屬謂之大寶苟歷數改卜未獲儉安故用黜廢以昭聰鑒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本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疎通神姿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特進尙書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韓資政副使榮祿大夫行尙書禮部侍郎提點大理寺護軍譙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曹說持節備禮以璽紱冊命爾爲皇帝以理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已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

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聞音歲致。我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往欽哉。其聽朕命。

天會五年三月七日

押冊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知御史中丞上護軍彭城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恩
讀冊樞密院吏房承旨中散大夫衛尉寺卿上輕車都尉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愿
恭

押寶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王企中

奉寶樞密院戶房主事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行太常少卿兼侍御史輕車都尉隴西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李忠翊

貝勒呼喇呼充傳宣

東西上閣門使韓企先充禮直官

又有各人從並樞密院差

賜物

玉冊

冊匣

冊牀

行馬一對

金印

大楚皇帝之寶

寶匣

寶牀

行馬一對

紅羅窄襖子

平面玉御帶

純金龍口束子錦箱全

銀褐中單

烏紗幘頭

衣匣

衣牀

行馬全

楚主與行府書

欲親謝。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按大金二字原脫。依吳本補。後皇子元帥。今月七日伏奉皇帝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資。何以對揚休命。前此固常死避。終不獲辭。載惟選授之初。盡出薦揚之力。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亟拜於光儀。庶少申於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遣從官。是敷勤懇。重蒙諄諭。仰識眷存。然而淹日未前。撫躬無措。恐浸成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望聖慈。早容趨赴。候承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敘。不宣。謹白。

賀南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三日。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士庶之謀。已諒聰英之聽。具聞天闕。優降冊書。禮命恭行。羣情胥悅。未遑伸於慶祝。不圖辱於華緘。幸容先導。微悰。繼陪高論。今差榮祿大夫兵部尙書護軍廣陵縣開國公高慶裔。彰武軍節度使金紫榮祿大夫檢校太保兼侍御史上騎都尉隴西縣開國侯李士遷充慶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楚主謝遣使書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邦昌猥以菲才、誤膺聖擇、但俯臨於禹甸、方瞻仰於堯雲、對馭璽紱之華、激切肺肝之感、懋惟選建、實自薦論、願趨謝以陳誠、辱賜書而贊善、情文兼厚、副以儀物之多、恩義並隆、煥乎袞冕之貴、靜言荷戴、詎可名言、重念授冊以還、甫迨彌旬之久、粵從請念、尙阻造前、祈深察於羈縻、庶早親於名範、其如懇切、曷究敷陳、仰冀英聰、俯垂照鑒、今因榮祿大夫兵部尙書護軍廣陵縣開國公高慶裔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回南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四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比遣使人、聊申慶禮、辱緘封之繼至、亦悃悃之彌深、其於感激、未易敷述、所云之事、佇期翌日、仰奉光儀、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楚復致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五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緣慶問、尋具謝緘、載申請命之誠、實懼瀆尊之咎、重蒙矜容、特賜俞允、卽祇伏於軍門、方佇瞻於台表、其如吹澤、曷罄欽誠、謹奉書復聞、不宣、謹白。

行府與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近辱華音。備詳雅意。以左丞馮澥。管軍郭仲荀。皆素著於忠儉。欲俾還于職務。竊以上件官將要之定議。係于北遷。既來命之克勤。何弊府之敢吝。簽書樞密院事曹輔。禮部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覲。給事中沈晦。閣門宣贊舍人李仔。朝散郎汪藻。閣門祇候趙瑰。給事中黃夏卿。宣贊舍人趙誵。右文殿修撰宋彥通。觀察使邢端彥。將作少監蘇餘慶。少府少監徐天民。少府監丞許汪。崔亨復。包師道。羅公彥。宋忠。劉思齊。郝敏。任良臣。武恭孝。李琦。并人從家眷等。或從行廢帝。或因事軍門。今并遣還。庶俾分任。外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徵括之急。重困斯民。亦議權止。又有夏國并別事宜。今差保靜軍節度使蕭慶。觀察使李原闕口諭所云前去計議。仰惟高明。幸察惻愍。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行府告諭亡宋諸路立楚文字

元帥府勘會。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先發釁端。自爲戎首。朝廷爰舉義師。奉天伐罪。不期宋人浮海計議。候并遼國。願割燕雲。歲納金縑。自依舊例。先皇帝以有容爲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即時允許。爾後全燕才下。割之如約。其謂恩德。不爲不多。於是要以天地質諸神明。遂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牒。誘擾邊民。傳于子孫。守而勿失。既而宸輿北返。宰執東行。不意宋貪婪無厭。稔其姦惡。忽忘前

施之義。潛包倖亂之謀。遽瀆誓約。結構凶頑。使圖不軌。據京爲叛。賊殺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密令納土。仍示手書。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爲寇場。泊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僞首。既殺無辜。又貸有罪。不仁不恥。于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形其惡。但誠邊臣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和好之故也。彼尙飾以僞辭。終爲隱諱。招納叛亡。反擾民戶。使邊賊出沒作過。所有歲幣。又多愆期。背德忘恩。莫此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摧索。亦不聽從。反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雖欲根究。難指有無。況事皆已往。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涉誇謾。至于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謗。雖累次移文。俟其改過。終不悔悟。罔有悛心。矧又夏臺實我藩輔。忱誠旣獻。土民是賜。而宋人忽聚無名之師。輒行侵擾之事。因其告援。遂降朝旨。移文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爲依應。反云。夏人納款。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夏人已爲周至。自今不煩干預。自當以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浹羣邦。宋夏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在我。肯致曲私。以爲周至。豈其詭詐侮慢。昧于道理。不爲稟從。如此之甚。斯則非止侵凌夏國。實關不懼朝廷。加以肆行苛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張。紀綱弛紊。淫詞遍野。虛器盈庭。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多端巧細。聚斂無度。役使百倍。比屋一空。天厭其德。民不聊生。尙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遂奉聖詔。伐罪弔民。亦許夏國相應進討。趙主才聞近舉。遠奔淮甸。嗣子繼立。聲言內禪。引以父咎。哀泣

求和願割三鎮復尋舊好特爲矜愍遂其所請再修盟誓一同父約無何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官軍才退援衆繼集密敕邊臣翼令堅守父雖無道情有可矜悔過而去其位子復背盟無理可恕覆車而不改轍以故再奉嚴命重伸弔伐去冬諸路兵馬才到城下累遣使人尙冀悛改皆蔽而不通至閏月二十五日城破二十九日少主出降上表待罪尋具申奏奉聖旨先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舉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跡變渝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禮况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覆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既服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所舉止爲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屏藩以主茲土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者其宋之道君少主后妃已下並已北遷及委前宋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竊以本國前日將相多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卽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竄將帥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若舉于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恐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方外卽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卽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隕越之至尋以趙氏父子不守信誓爲罪之深將所以必廢趙氏之意往復再三乃云

在京必無其人。乞於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者。行府會驗本官。乃去年同康王出質者也。既許尋舊好之後。少主竊發精兵。夜犯營寨。官兵接戰。即時破滅。以其敗盟。遂圍京城。將臨進攻。本官哀泣泥首曰。

○此字依吳本補。

某身為宰執。出質軍前。不意犯于不虞。罪當萬死。然少主莅事日淺。蓋緣姦臣所誤。且乞

緩其攻擊。因遣使詰之。少主趨迎使人。泣而謝罪。乃至和成。泊從軍北行。河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自哀求。往往有可愍之意。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理會。雖威之以鋒刃。不之避也。欲引而南進。曰。豈有大臣躬親出質。不能戢兵。以致交惡。而同敵人忍觀其伐主也。我頭可斷。我身不可去。破城之日。驛召而至。語及廢國之際。號泣躃踊。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見不容。或以腦觸柱。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絕。乃知忠孝綱毅。出于其倫。忽聞其戴果。謂此人則得其人也。然恐難奪其志。泊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玠。翰林學士莫儔。賁狀勸請曰。

○此字依吳本補。

切聞建邦設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允賴仁賢。恭以大金皇帝。道奉三無。化包九有。不以混一中外。為己私念。專用全活生靈。為國大恩。明下詔音。曲詢衆議。於從諸夏。

俾建列藩。共推宗公。以治國事。契勘雖不許存立趙氏。既奉詔諭。擇立賢人。以王茲土。則于國于民。為幸亦已深矣。

○此下原有不可告立趙氏六字。依吳本刪。

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碩德偉望。早羽

儀於百工。嘉謀赤心。每勤勞於三事。敢望以蒼生為憂。而不以細行自飭。以機政為慮。而不以固避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恩。下副國人推戴為主之念。又別有狀申行府。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請太

宰張相公以治國事。別有勸請文字。竊恐猶有辭讓。伏望元帥府更賜敦諭。本官早從輿望。尋請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侍中等同詣具道其由。勃然奮怒曰。國雖將破。在臣子之分。豈容聞此事由。先有防備。不獲自絕。然而閉目掩耳。背立偃蹇。終不爲聽。但罵文武官寮曰。以諸公畏於兵威。置我賊亂之罪。寧甘死於此。不可活於彼。以取後世篡奪之名也。然行府以軍國務重。不可久曠。尋錄申奏。今降到寶冊。持節備禮。以璽綬冊命爲皇帝。以撫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其間志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在已然。雖死無濟。何如就冊。用拯生靈。猶不下飲食。累日。幾至滅性。遂擁迫入城。乃有在京官寮僧道耆老軍民。共集勸請。直至今月七日。方受□□。合行曉諭。須議指揮。

京畿路

京西路

南路

北路

京東路

東路

西路

陝西路

鄜延路

環慶路

秦鳳路

熙河路

京兆路

河北東路

淮南東路

西路

右下逐處。各可照驗。應宋之舊臣。或作藩鎮。並事新君。軍國之務。事無大小。一切聽其處分。敢有違誤。或妄稱恩舊。輒有動衆。以擾軍民。不獲安業者。卽是叛命之人。夫趙氏累世之君也。猶以失道。假手于我。今

大楚皇帝推戴，儻有拒命，雖有愛惜生靈，勸懲之義，當在必行，則玉石俱焚，豈能無之？宜所在曉悉此意，一切並聽節制，以副聖旨撫綏安寧之意，仍仰就便指揮曉告所轄合于去處知悉，具依准施行狀申。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與楚計會陝西地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勘會准降到大楚皇帝冊文，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并當府所奉宣命，楚夏封界，就便從長分畫施行者，今議定東自麟府路洛陽溝，東底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大谷、米谷、開光堡、臨夏城、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按吳本此下有盧關三字，後篇同。杏子堡、鶉鴿谷、萬全寨、木場口、累勝寨、環慶

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臥山臺、興平城、巢寨谷、曙雞嶺寨、秦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古蕭關、秋山堡、綏戎堡、歙鏗川口、中路堡，○按吳本此下有歙鏗川堡四字，後篇同。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亂山子、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

古會州自北直抵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所有界至，如或指定地名城堡處所，內有出入懸邈者，相度地勢，各容接連，兩相從便分畫，布此惻悰，冀爲孚察，專奉書陳，達不宜謹白。

楚回書

按此書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遣使指。申諭夏疆。已附致於惻誠。復勤書于誨示。恭聞宣命。俾分畫之從長。茲奉令慈。指地名而開示。東自麟府路洛陽溝。東底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大谷。米谷。開光堡。臨夏城。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杏子堡。鶉鴿谷。萬全寨。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臥山臺。與平城。巢寨谷。曙雞嶺寨。秦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古蕭關。秋山堡。綏戎堡。歙鑊川口。中路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亂山子。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抵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其間懸邈。各許相度其宜。以至接連。兩相從便。已具遵於定議。當卽接於伴圖。其或未安。尙容再稟。仰祈英覽。洞照微衷。謹奉書復。不宣。謹白。

與楚減免銀絹錢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會驗宋時。除依遼國舊例。歲輸銀絹五十萬兩疋外。別納錢一百萬貫。初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例輸納。且念地旣分割。民有凋弊。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兩疋。每年只議納三十萬兩疋。銀絹各半。其數亦依舊例交割。布此惻悰。冀爲照察。專奉陳達。不宣。謹白。

楚謝滅銀絹錢書

天會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重勤書誨。○按原本誨作悔。今以意改。祇荷令慈。惟前朝之所輸。准定數而有例。俯念地土割裂之後。方當人民凋弊之餘。曲賜寬矜。悉從蠲免。特免錢一百萬貫外。減放銀絹二十萬兩疋。每年只議納三十萬兩疋。銀絹各半。其數一依舊例交割。所蒙指諭。悉已遵承。其于感戴之心。難盡敷陳之素。仰惟聰哲。深亮惓誠。謹奉書陳復不宣。謹白。

楚回書

天會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祇領華絨。具欽隆指。城破不取。已歸全度之仁。軍賞姑停。載荷哀矜之賜。以至蠲免歲納之數。悉繁始終恩顧之私。惟頂踵之所蒙。雖膚髮而可割。所有三十萬兩疋。纔候措置就緒。請依令旨排辦。伏祈英亮。垂鑒卑悰。謹奉書陳復不宣。謹白。

元帥右監軍與楚書

天會五年七月日。元帥府右監軍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昨者宋人不幸。趙氏敗盟。由此出師。至於國都。乃廢宋而造楚。本以示懲勸于後來者也。班師之日。定約具存。貴心腹以相知。凡事爲而必達。距今累月。曾無一音。緬想其間。不知何似。所約陝西之地。以屬夏國之疆。頃被彼人。請分茲土。伏冀早爲割畫。用副惓誠。睽違去此。旣遙。動靜於茲。未悉。回復之際。次第相聞。商氣方清。願膺繁戩。今差朝散大夫少府少